

<<我弥留之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弥留之际>>

13位ISBN编号：9787532733026

10位ISBN编号：7532733025

出版时间：2004-4-1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福克纳

页数：225

字数：185000

译者：李文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弥留之际>>

内容概要

《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以及“约福克纳帕塔法世系”的重要小说之一。讲述国南方农民本德伦为遵守对妻子的承诺，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的“苦维历程”。整整十天的行程灾难重重：是大水差点把棺材冲走，后来拉车的骡子被淹死，大火几乎遗体焚化。结果长子失去了一条脚，老二发了疯，三子失去心爱在马，女儿打胎不成，反被药房伙计奸污，小儿子也没得到相望的小火车，而本德伦却装上了假牙并娶回了一位新太太。

小说完全本伦一家、众邻居及相关人员五十九节内心独白构成，多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是作者运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及意识流法的又一杰作。

<<我弥留之际>>

作者简介

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
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战后曾在大学肄业一年，1925年后专门从事创作。
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
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
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其最著名的作品有《声音与疯狂》（又译《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等。
福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弥留之际>>

书籍目录

“他们在苦熬”（代序）李文俊人物表 达尔 科拉 达尔 朱厄乐 达尔 科拉 杜威·德乐 塔尔 安斯 达尔 皮保迪 达尔 瓦达曼 杜威·德乐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安斯 达尔 安斯 萨姆森 杜威·德乐 塔尔 达尔 塔尔 达尔 瓦达曼 塔尔 达尔 卡什 科拉 艾迪 惠特菲尔德 达尔 阿姆斯特 瓦达曼 莫斯利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瓦达曼 达尔 卡什 皮迪保 麦高恩 瓦达曼 达尔 杜威·德乐 卡什

<<我弥留之际>>

章节摘录

全都是因为他呆在外面，紧挨在窗口底下，又是敲又是锯，做那口破棺材。就在他肯定能看见他的地方。就在他每吸进一口气也把他敲和锯的声音一起吸进去的地方，在她可以看见他说“瞧呀”的地方。瞧呀，我给你做的是多好的一副寿材啊。我告诉过他叫他上别处去做。我说好上帝难道你愿意看见她躺在里面吗。这就跟他还是个小小孩那会儿一样，她说要是她有一些肥料她就要试着种点花儿，于是他就拿了只烤面包的平底锅到马棚去装了满满一锅马粪回来。这会儿其他的人都坐在那儿，像秃鹰似的。一边等，一边给自己扇扇子。因为我说过你能不能别那么老是锯老是钉直到别人连觉都睡不着而她那两只手摊在被子上就像两条从土里挖出来的根想洗一洗可你们怎么也没法把它们洗干净。我现在可以看见那把扇子还有杜威·德尔的胳膊。我早就说过你们还是让她安静一会儿吧。又是锯又是敲，老让空气在她脸上快地流动她那么累根本没办法把空气吸进去，还有那该死的铤子老是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还差一家伙使得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得不停下来看看那口棺材还说他是一个多么高明的木匠。要是从那个教堂上摔下来的不是卡什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还有要是让那车木头掉下来压趴下的不是爹而偏偏是我那该多好，那样就不至于让县里的每一个浑蛋都进来瞪大了眼看她了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上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让我和她两人在一座高山坡亡我来推动石块让它们滚下山去砸他们的脸，捡起石子来往山下扔砸他们的脸他们的牙齿和所有别的部位天哪一直到她感到清静为止也没有那个该死的铤子老是差那么一家伙。差那么一家伙那样我们就可以耳根清静了。她正在朝窗子外面张望，看着卡什在将逝的天光下一直弯低了身子在锯木板，他对着暮色干活，逐渐没入了暮色，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会发光，木板和锯子都是有能量似的。“你，卡什。”那姑娘嚷道，她的声音是刺耳、响亮、没有病态的。“叫你呢，卡什！”他抬起头来，看着暝色中给框在窗户里的那张憔悴的脸庞。这是他从小就一直在看的任何时候都在的一张组合画。他放下锯子，把木板举起来给她看，自己则看着窗户，窗户里的那张脸一动也不动。他把第二块板子拉过来，把两块斜斜的拼在一起，再用空着的那只手比划着，显示出棺材最后做成时的形状。又有好一会儿，她从那幅组合画里朝他俯视，既不责难也没有表扬。接着，这张脸消失了。她躺回去，转过头，连瞥都没有瞥爹一眼。她望着瓦达曼；她的眼睛，那里面的生命力，突然都涌进眼光里来；两朵火焰定定地燃烧了一小会儿。然后又熄灭了，仿佛有谁弯下身去把它们吹灭似的。“妈，”杜威·德尔说，“妈！”她身子倒在床前，双手微微抬起，扇子仍然在动，就跟十天以来一样，她开始恸哭起来了。她的声音年轻有力，发颤又很清晰，很有点为自己的音色与音量不错而感到得意，那把扇子仍然在上下不停地挥动着，使无用的空气发出了嘘嘘的耳语。

<<我弥留之际>>

接着她扑在艾迪·本德仑的膝盖上，抱紧她，使出年轻人的力气拚命地摇晃她，然后突然整个身子压在艾迪·本德仑留下的那把老骨头上，晃动了整张床使床垫子里的玉米衣沙沙直响，她胳膊张开，一只手里的扇子仍然把越来越弱的风扇到被子里去。

瓦达曼躲在爹的屁股后面，朝外窥探，他的嘴张得老大老大，所有的颜色都从他脸上褪尽，跑到了他的嘴里，仿佛他不知怎的想出法子咬进自己的脸，把血都吸了出来。他开始慢慢地从床边朝后退，眼睛圆睁，发白的脸逐渐消溶在昏暗当中，犹如一张纸贴到一面摇摇欲坠的墙上，就这样他趑出了房门。

在暮色中，爹佝身在床的上方，他那弓着的身影带有猫头鹰那种羽毛蓬乱、内心愠怒的意味。那里隐伏着一种智慧，过于深刻或是过于不活跃，甚至于不能算是思想。

“那两个倒霉的孩子，”他说。

朱厄尔，我说。

在我们头顶上，白天平稳、灰蒙蒙地向后滑动，投去一束灰色矛枪般的云彩遮住了夕阳。

在雨底下两只骡子微微冒出汗气，给泥浆溅了一身黄，外侧给滑溜的绳索牵着的那头骡子紧挨路沿，下面就是水沟。

倾斜的木料闪烁出闷闷的黄颜色，被水泡透了，像铅一样重，在破旧的车轮上倾斜着，和水沟形成一个锐角；在破损的轮辐和朱厄尔脚踝周围一股黄色细流——既不是土也不是水——在打着旋，扭扭曲曲地流经黄色的路——那既不是土也不是水，朝山下流去汇入一股墨绿色的洪流——那既不是地也不是天。

朱厄尔，我说 卡什带着锯子来到门口。

爹站在床边，佝着背，手臂悬晃着。

他转过前头去，侧影畏畏缩缩的，在他转动贴着牙龈的鼻烟时他的脸颊陷瘪了进去。

我告诉过他要是尊敬他死去的娘就别带上那匹马，这实在不像样儿，他那么神气活瑰地骑在一匹马戏团的畜生身上，而他母亲的意思是让自己的亲骨肉都坐在大车里陪伴她，可是还不等我们走出塔尔家的小路达尔便噗哧一声笑出来了。

跟卡什一起坐在后面的木板座上，死去的娘就躲在他脚边的棺材里，他却大笑起来。

都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告诉过他正是这样的行为才使人们对他的议论纷纷。

我说我对人们议论我的亲骨肉还是在乎的，虽然你自己并不在乎，虽然我养大的是这么一帮不成器的儿子，要知道你非得要这么干使得人们议论纷纷，这对你娘可是一件丢脸的事，我说，对我倒不见得有什么损害：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受得了；你得给家里的女人，你娘你妹妹，考虑考虑，这时候我转过身来看他，可他还是坐在那里，笑个不停。

“我也不指望你把我看在跟里，”我说。

“可是你娘躺在棺材里还没凉透呢。

” “瞧那边，”卡什说，把脑袋往小巷的方向一指。

那匹马离我们还相当远，正飞快地朝我们奔来，不用说我也知道马背上是谁了。

我只是转过头去再看看达尔，他瘫在那儿笑个不停。

“我是尽了力了，”我说。

“我尽可能按她的意愿去做。

上帝会原谅我并且宽恕他赐给我的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的。

”这时候她躺着的棺材的上方，达尔坐在木板座位上，笑个不停。

有一天我们在聊天。

她在宗教上一向不算虔诚，即使在那年夏天野营布道会之后也是这样，当时，惠特菲尔德兄弟和她进行思想交锋，单把她挑出来和她心灵中的自负感苦苦搏斗。

我也跟她没少说过：“上帝赐给你儿女，是对你苦难的一生的一种安慰，也是他自己受苦和博爱的一种象征，因为你是爱情中怀上他们生下他们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过去把上帝的爱和她对他的责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样的行为是不会使他愉快的。

我说：“他赋给我们才能，使我们在永无穷尽地赞美他的时候可以提高我们的声音”因为我说天堂里

<<我弥留之际>>

对一个罪人的欢呼声要超过对一百个无罪者的欢呼声。

可是她却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认罪和赎罪”于是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居然敢说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判定何者为罪那是上帝他老人家的事；我们的责任是去赞美他的仁慈和他的圣名好让世人全都可以听见”因为唯独只有他，才能看透人心，不能说因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在男人的眼里是得当的，她就可以认为她心里没有罪，用不着对上帝敞开心怀接受他的神恩。

我说：“仅仅因为你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并不能证明你心里没有罪，仅仅因为你的日子过得很苦也不能证明上帝的恩典已经笼罩着你。

”可是她说：“我知道我自己有罪。

我知道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怨天尤人。

”于是我说：“正是因为你太自负了，所以你才胆敢僭越上帝，代替他判定何为有罪，何为得救。

我们芸芸众生的命运就是受苦同时提高声调去赞美上帝，是他，从不能记起的时候起，就在判定何为有罪，并且通过各种磨难考验来提供得救之道，阿门。

你够自负的，甚至在惠特菲尔德兄弟为你祈祷、费尽心机来拯救你之后，你仍然无动于衷，要知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圣洁的人了，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关心你的人了，”我这样说。

因为判定我们的罪或是知道在上帝的眼睛里何为有罪并不是我们的事。

她一生过得很苦，可是哪一个妇女不是这样呢。

可是从她说话的口气看来，你会以为对于罪恶与得救，她比上帝他老人家知道得还要多，比那些与人世间的罪恶苦苦奋斗的人知道得还要多似的。

其实她犯下的唯一的罪就是偏爱那个不爱她的朱厄尔——这不是咎由自取吗？——却不喜欢那个上帝亲自施恩的达尔，我们凡人都觉得他有些古怪，而他却是真正爱她的。

我说了：“这就是你的罪了。

对你的惩罚也有了。

朱厄尔就是对你的惩罚。

不过你的得救之道又在哪儿呢？”我又说：“对于获得永恒的恩典来说，人的一生是非常短促的。

而我们的上帝又是一位妒忌心很重的上帝。

裁判与评定功过是他老人家的事；而不是你的事。

” “我知道，”她说。

“我——”说着说着她又停了下来，于是我说：“知道什么？” “没什么，”她说。

“他是我的十字架，将会拯救我。

他会从洪水中也会从大火中拯救我。

即使是我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也会救我。

” “你怎么会知道？你又设有向他敞开心胸，也没有提高声调去赞美他。

”我说。

接着我明白她指的并不是上帝：我明白由于自负，她说了亵渎神灵的话，于是我就在原地跪了下来：我求她也跪下来，敞开心怀把自负的魔鬼赶出来，并且求主上帝宽恕。

可是她不愿意。

她仅仅是坐在那里，沉溺在自己的自负与骄傲之中，这种感情使她关闭了通向上帝的心扉，让那个自私、凡俗的男孩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我跪倒在地为她祷告。

我为这个可怜、盲目的妇人祷告，我连为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祈祷时都不曾这么上心过。

.....

<<我弥留之际>>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 “他们在苦熬” 李文俊 这是怎么样的一部书呢?说它是悲剧吧,不大像,说它是喜剧,也不合适。

面对着书中的一出出场景,我们刚想笑,马上有别一样的感情涌上心头;反过来,也是一样。

这里真的用得上“啼笑皆非”这样一句中国成语了。

难怪国外的批评家说这是一出悲喜剧。

其实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荒诞剧,因为它具有五十年代荒诞剧的一切特色,虽然在它出版的1930年,世界文坛上还没有荒诞剧这个名称。

《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如果与福克纳同时期创作的另一本小说《圣殿》(Sanctuary, 1931)并读,主旨就显得更清楚了。

(《圣殿》的出版在《我弥留之际》之后,其实写成却在《我弥留之际》之前。

)在《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写出了“恶”的普遍存在。

而在《我弥留之际》里,福克纳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发生在十天之内的事。

小说开始时,艾迪·本德仑躺在病榻上。

这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在受了几十年的熬煎后,终将撒手归天。

窗外是晦暗的黄昏,大儿子卡什在给她赶制棺材。

艾迪曾取得丈夫的口头保证,在她死后,遗体一定要运到她娘家人的墓地去安葬。

在三天的准备、等待与大殓之后,到四十英里外的杰弗生去的一次“苦难的历程”开始了。

一路上,经过了种种磨难,大水差点冲走了棺材,大火几乎把遗体焚化,越来越重的尸臭招来了众多的秃鹰,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终于来到目的地,安葬了艾迪。

在这个过程中,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了,卡什失去了一条腿,老二达尔进了疯人院,三儿朱厄尔失去了他心爱的马,女儿杜威·德尔没有打成胎,小儿子瓦达曼没有得到他想望的小火车,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安斯·本德仑却配上了假牙,娶回了一位新的太太……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一次历险,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点像《奥德修记》,但是它完全没有《奥德修记》的英雄色彩。

它在框架上又有点像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

在风格上,它更像《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也是让人笑的时候带着泪的一本书。

(福克纳说《堂吉诃德》他“年年都要看,就像有些人读《圣经》那样”。

)但是《我弥留之际》毕竟是一部现代小说,用欣赏《堂吉诃德》的眼光来看待它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三十年代时,美国的一些批评家曾把《我弥留之际》作为一本现实主义小说来分析,把它看成是关于美国南方穷苦白人农民的一部风俗志,一篇社会调查。

用那样的眼光来看《我弥留之际》更是没有对准焦距。

这非但无助于领会作品的主旨,反而会导致得出“歪曲贫农形象”这样的结论。

那么,应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我弥留之际》呢? 迈克尔·米尔盖特在他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这本书里说:“福克纳的主要目的更像是迫使读者以比书中的人物与行动第一眼看去所需要或值得的更上一层、更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读这本小说,来理解本德仑一家及其历险记。

还有,尽管这个故事读来让人不愉快,它经常具有一种阴阴惨惨的狂想曲的气氛,但是它使我们逐渐领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ndurance)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

”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也在他的《威廉·福克纳浅介》一书里说:“要考察福克纳如何利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划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来读。

首先,我们必须把说到牧歌就必得有牧童们在美妙无比的世外桃源里唱歌跳舞这样的观念排除出去。

<<我弥留之际>>

所谓牧歌——我这里借用了威廉·燕卜苏的概念——是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

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

”布鲁克斯继续写道：“更具体地说，大车里所运载的本德仑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

这里存在着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例如：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兄弟阋墙、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目标的五花八门的动机、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以及英雄行为的实质。

”
.....

<<我弥留之际>>

编辑推荐

人生到底怎样，每个人经历遭遇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总在某个时候我们会有点绝望的问苍天人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苦难，人似乎生来就注定要经受苦难的磨练。

《我弥留之际》"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副悲喜剧式的图景。

"，读完它对人生苦难定能够多一份感悟。

<<我弥留之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